

列

丛

书

(香港)林荫□著

九龍
城寨
烟云

(京) 新登字 0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龙城寨烟云/林荫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
(消闲系列丛书)
ISBN 7-5014-1487-4

I. 九…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0305 号

九龙城寨烟云 (消闲系列丛书) 林 荫 著

责任编辑:张小红

封面设计:章 雪

技术设计:王焰华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 页:3

字 数:261 千字

印 张:11.25

版 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1487-4/I·568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6-0378 号

目
录

21/22

165	150	121	114	103	86	67	51	33	10	1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序
韦天第一次约会	跟踪飞仔走私	石碇尾暴乱事件	狱中老友大难才	绿色疑云怒杀妻	花妙玲魂归天国	第一次参加运毒	车上认识的女孩	望着舞孀花妙玲	光明街内的住客	城寨最后的早晨	林海辛
											读林荫《九龙城寨烟云》 袁良俊

目 录

345	341	327	309	297	283	272	252	245	230	205	197
后记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城寨终烟消云散	对儿媳诉说当年	命案的真相大白	见面犹如陌路人	廿七年前的冤狱	韦天走出了监狱	福利署的尹姑娘	吻着苗薇的泪水	救苗薇挥刀断指	阿秀的温柔诱惑	韦天的可怜身世

一 城寨最后的早晨

夜色将褪未褪，天空濛濛亮的时候，经过东正道到贾炳达道公园晨运的路人，都感觉到今早的气氛有点异样。

只见一辆辆大卡车，载满了架设路障用的“铁马”，驶到东正道和东头村道停下来。

大卡车上跳下二三十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大汉。他们熟练地从大卡车上把“铁马”卸下，在马路中央排成一条长龙，把马路分隔成两边，而且，把东正道和东头村道路口封闭，不让车辆经过。他们行动中不吭一声，排列“铁马”时也小心翼翼，没有发出半点碰击的声音，似乎是恐怕惊醒附近居民的好梦。

这时候，左边给“铁马”围绕着的店铺相继亮起了灯来。

店铺里的人们都站到门口来张望。

他们奔走相告，情绪显得很激动：有人在咬牙切齿，拳头紧握，指节“啪啪”作声；有人眼睛里充满了红雾在发呆。

曙色渐露，气氛似乎愈来愈紧张。

：“铁马”围内店铺的住客，这时人人额头系上写着“誓死保卫家园”等口号的白布条。他们是在等待一场战斗……

七点多钟，东正道和东头村道上给架设的“铁马”外边，渐渐地麇集了一些看热闹的人。

几十个报纸电台及电视台的记者们，都在争取有利位置，镜头对准“铁马”内，那些将要被屋宇地政署，专责事务人员施行迫迁的几十家店铺。

他们是因不满意政府迁拆赔偿，而坚决留下来反抗到底的几十户人家。

此刻，他们站在自己的店铺门口，握拳举手大喊口号：

“强烈要求修订不合理赔偿准则！”

“坚决要求还我业权！”

“还我一切商业损失！”

有人甚至慷慨激昂地引吭唱起“国际歌”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歌声中，只见几辆大卡车徐徐地从联合道驶进东头村道，在东头村道和东正道交界处停下。大卡车上的围板“嘭”的一声推下，车里跳出百多个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来。

他们训练有素地在原地排成两列纵队。指挥官一声号令，他们一队向左、一队向右，分别步伐整齐地跑向东正道和东头村道，在路中央的“铁马”前站了下来。

过了一会，另外两辆大卡车驶到，车上搬下烧焊器、铁笔、斧

头等工具。

这时候，一个官员模样的拿起扩音器来向店铺的住户说话……

“现在政府规定你们搬迁的期限已到了！”这官员个子虽然瘦小，嗓门却颇大：“希望你们合作，马上自动搬离住所，不然——”

“涅呵！放屁！”

那些店铺住客大声喝倒彩，甚至有人大力地激起铁锅来，“呼呼嘭嘭”的把那官员说到最后的话都遮盖了。

跟着，住客们都各自退回店铺里，关上铁闸，负隅顽抗到底。

那官员站在那儿静待了几分钟，眼看住客们继续在店内敲铁锅，叫口号和大声辱骂，完全没有搬迁的意思。

于是，他神气地举起手，朝店铺那边一指，那些负责拆卸的工程师扛着烧焊器、铁笔等工具，在防暴警察的保护下，直往店铺门前走近去。

烧焊器的青色火焰溅起了点点火花。有人从楼上或铺内投掷啤酒瓶、杂物等阻止工程人员撬门。一些门被撬开后，警察蜂拥进内，把里面的人强行抬了出来。

一时间谩骂声、叫喊声、悲哭声和叱喝声混在一起，秩序大乱。

记者们手中的照相机的镁光闪个不停……

这当儿，一辆载满台湾游客的旅游车驶到东正道和东头村道交界处，因“铁马”拦路不能通过而停了下来。

旅游车上的游客们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了，纷纷好奇地挤到窗前来观看，一些更高举照相机、摄录机进行拍摄。

“是啥事？”一个小妹妹面露惊愕的表情，转头问站在她背后的导游小姐。

小妹妹这一问，把车上其他人的目光引向那年轻貌美的导游小姐的身上。

导游小姐把扬声器放到嘴前，对大家说：“这地方叫‘九龙城寨’，面积不超过六英亩半，里面满布着大小街巷数十条，是举世罕见的地方。它曾经是引起过政治争论的敏感地区，一度是神秘莫测的、‘三不管地带’。一九八七年香港政府宣布将它分三期清拆，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一九八七年度香港十大新闻之一……”

导游小姐在背读着资料，一个胖子游客大声打岔问：“那些警察为什么强行把住客从里面捉出来？”

“因为他们不肯迁走。”

“为什么？”

“整个九龙城寨八千多户人家都获得政府赔偿迁走了。”导游小姐说：“就只剩下他们几十户不满意赔偿的数目而留了下来。”各人听了恍然。

“他们会被警察捉去坐牢吗？”那小妹妹面露忧色地睁大眼睛问。

“我想……”导游小姐想了想说，“大概不会吧！因为他们到底是受害者。”

旅游车的司机眼看前面给封闭的道路，短时间不会开放让车辆通行。于是，他跟导游小姐商量后，决定把车子掉头离开。

旅游车在窄路上掉头的时候，路人突然间惊叫起来。司机闻声连忙煞停了车子。

原来车身庞然的旅游车倒后时，一不小心把一个坐在路边铁栏河看热闹的老头子撞倒。

只见那老头子揉着腰骨，站起来。

“你受伤了没有？”旅游车司机跳下车，趋近老头子面前，关

切地问。

“小意思！”老头子挺了挺胸膛，用手往腰眼处揉了揉，苦笑着说：“我的老骨头还够硬直！”

几个路人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指责司机，老头子蹲低身子，拾起刚才给撞跌在地上的牛皮纸袋。

牛皮纸袋里一些东西给抖了出来：指甲钳、两个不再通用的，旧的壹圆辅币，一串钥匙。

“阿伯，你真的没事吗？”司机在众人的谴责下，再次问道：“要不要报案，叫救护车来把你送到医院去检验？”

老头子连忙摇着头，指了指旅游车说：“别婆婆妈妈好不好？我说没受伤就是没受伤，你看，整车的人都在等你开车了！你快走走吧！”

这时候，老头子瞥见远处一个警察朝他们这人堆走过来。他连忙推开围着的人，匆匆离开……

经过大半天的扰攘，整个强行搬迁的工作完成。每户店铺的门口都贴上了“本楼宇由屋宇地政署专责事务办事处负责管理”的告示。

路中央的“铁马”给搬上大卡车运走。

东头村道和东正道的交通恢复正常。

防暴警察给几辆深蓝色的大卡车载走，只剩下三四个蓝帽子警察在附近巡逻。工人们开始在围绕着城寨的行人道上安装六尺高的铁丝网。

刚才那给旅游车撞倒的老头子，不知什么时候又站在城寨对面的行人道上的铁栏河前，怔怔地呆望着城寨那狭窄的光明街的入口处……

老头子一头灰白的短发，一张饱历风霜的、皱纹斑驳的脸。他穿着深蓝色的夹克，浅灰色的西裤。

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像是一尊摆设在那里良久，良久。

他俯身钻过铁栏河，横过马路，朝城寨那陋巷走过去。

当他走到那巷口处，不禁露出失望的神色。一米阔的入口处给安装了一道铁网，贴着“禁止入内”的告示。

透过铁网，他瞥见巷内黑黝黝的一丝光线，像野兽的洞穴。

他瞧瞧巷口墙上那三个快要褪色的黑字，疑惑地想：

“这是‘光明街’吗？”

他记忆中的“光明街”内，两旁都是些土木楼和石屋，阳光可以投射到巷内那凹凸不平的地上。

刚才他站在对面马路的铁栏河前，怔怔地提防暴警察和工程人员破门入屋强行把住客扛出屋的情景，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一直在抬头望着眼前那十多层高的、鳞次栉比的一脸迷惑地想：“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吗？”此刻，他站在“光明街”巷口又是一阵迷茫。“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老头子回头一看——两个警察不知什么时候来了。

他们瞪着眼睛打量着他。

“你在鬼鬼祟祟的窥看什么？”其中一个高个子说。“没窥看什么！”他耸耸肩膊，堆着笑容摇头。

“你手中捧着的是什么?!”另一个警察的目光落在他捧着的牛皮纸袋上。

“是我自己的东西。”老头子紧抱着牛皮纸袋。

两个警察不约而同地扬了扬眉，认为可疑，异口同声地喝道：“把纸袋里的东西抖出来看看!”

老头子无奈地蹲低身来，把纸袋里的东西一股脑地倾倒了在地上。

——两件发黄的背心和内裤、几根香烟、半块肥皂、一条毛巾、一支牙刷、一支挤瘪了的牙膏、一个指甲钳、一串锁匙、两个不再通用的一元旧辅币、半卷厕纸和一块浅褐色的圆形玉坠。

“都是你的东西吗?”那高个子警察问。

老头子抬起头，苦笑着叹了一口气说：“阿 SIR，有人比我更倒霉，捧着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吗?”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另一个警察有点不耐烦地说。

老头子站起身，从怀里掏了好一会，才把身份证掏出来递给那警察。

那警察瞧瞧身份证上的照像，又瞧瞧老头子，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老头子指了指那警察手中的身份证说，“我的身份证上不是已经有印上了吗?”

“我要你回答!”那警察瞪他一眼说。

“我叫韦天福。”老头子迟疑一下答道，“又名韦天。”

“住在哪儿?”

韦天耸耸肩膀，摊了摊双手。

“这是什么意思”那警察蹙着眉，瞪着他问。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住到那儿去?”韦天苦笑着说。

“你没有家吗?”站在旁边的那高个子警察打岔问。

韦天有点惘然地摇摇头，然后叹了一口气，指了指：“街”的巷口说：

“我本来是住在‘光明街’里面的，但那已是二十多了。”

两个警察听了，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

他们一时间都猜不透韦天的意思。

“你现在的家在哪儿？”那高个子警察显得有点不耐烦。

“我不是说过——”韦天又摊了摊手说，“我现在无家可说，”说完，他蹲低身来，逐一把刚才抖在地上的东西拾回袋里。

“为什么？”高个子警察问。

他们发觉韦天脚上穿着一双咖啡色的胶鞋，没有袜子上的青筋虬现。

韦天把地上所有的东西捡进牛皮纸袋后，用手撑着膝起来，慢条斯理地说：

“我刚从‘赤柱’出来。”

两个警察听韦天这么一说，当堂面面相觑。他们压根到，眼前这个老头子是从“赤柱监狱”坐了二十多年牢出。高个子警察这时候伸手从同僚手中，把韦天的身份证看。身份证上印着的出生日期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

高个子警察暗暗计算一下：其实满头灰白短发的韦天不老，今年只是五十四岁，看他那满布风霜痕迹的瘦瘪的脸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

高个子警察用无线电通讯器向控制中心核对完毕后，身份证递还给韦天，随口问道：“因什么罪入狱？”

“杀人。”韦天淡然地答道。跟着接回身份证，放进怀！

“你才五十四岁，大把时间改过自新，从头做人。”高

察伸手拍拍他的头，态度变得友善地说。

“谢谢！”韦天牵牵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来。

“别再在这里留连了。”另外那警察说，“这地方将要全部清拆，改建为公园。九龙城寨将会从现实中烟消云散了！”

韦天一声不响，转头往“光明街”的巷口望了一眼，然后抱着那个牛皮纸袋，垂着头，微瘸的脚一拐一拐地朝城寨旁边的“贾炳达道公园”走去。

公园的草坪上，那活动的喷水器在洒着水花。金色的夕阳投射在水花上，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韦天坐在草坪旁的长木椅上，透过彩虹望向城寨。湮远的记忆渐渐地浮上他的脑海来……

二 光明街内的住客

那年韦天刚满十五岁，与祖母住在城寨光明街内的一条小巷的小木楼里。祖母在城寨内的龙津道口摆香烟档。

她每日天色濛濛亮的时分，就背着摺放香烟的木箱，风雨不改地去开档。除了中午和傍晚她回家烧饭外，每天她都是在深夜才踏着自己蹒跚的影子回家。

因为，龙津道内有脱衣舞场、麻将馆、牌九档、番摊馆、狗肉档和鸦片烟馆等，行人通宵达旦，络绎不绝，祖母舍不得放弃每分钟做生意攒钱的机会。

有时候，韦天分不出祖母是爱他，还是不爱他？

韦天十岁的时候，祖母曾送他到城寨附近

一间平民小学读书。因为他经常跟同学打架和逃学的缘故，读了两年就给学校开除了。从那时候起祖母就放任他。她常对那些劝她严加管教他的街坊说：

“天生天养，如果天福他生得命好，长大了他自会发财立品。住在半山区的一些大富翁，小时候何尝不是个野孩子！”

韦天听祖母说过这样的话后，便更肆无忌惮起来。

每天，睡醒了他往街上跑，在城寨内的天后庙前的空地，跟街童们打波子；到附近的山头捉“金丝猫”。

到现在十五岁了，他的兴趣开始有了改变，整天磨在城寨外一块空地上踢足球。

这天从清早开始，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他伏在窗前，正托着下巴，怔怔地望着窗外灰色的天空发愣。

“韦天！”街上突然有人叫他。

韦天探头出窗外一看——叫他的人是光仔。

光仔与韦天同年，父亲在三角码头当伙力，母亲在港岛半山区一个外国人家里当女佣，家里日间就只有光仔一个人。

光仔的父亲每天清早出门时，光仔还在梦乡。他父亲在他的枕边放下两个一毫辅币就出门去。

光仔中午就用那两毫子买面包或白粥、油条充饥。

晚上，父亲买了菜回家烧饭，每晚吃饭的时候父亲总会喝酒，喝醉了动辄发脾气，掴光仔耳光。

所以，给掴多了令光仔变得精乖，每晚吃饭时大口大口的往嘴里扒，在父亲喝醉之前填饱肚子，然后一股烟地溜了出去。

每晚，光仔回到家门口，把耳朵贴到门边倾听。听到了里面传出父亲闷雷似的鼻鼾声，他才蹑手蹑足地推门踏进去。

星期日是光仔最开心的日子。

这天他母亲放假回家，每次都从那外国人家里偷了些好吃的

东西，如巧力克、曲奇饼、火腿等给光仔吃。

每次光仔都把好吃的东西拿出来，与韦天分享。

这对缺乏家庭管教，整天泡在街上的玩伴，友情是在他们互相关照中茁长起来。

此刻，光仔用一张报纸遮着脑袋，站在雨中仰头向韦天在招手道：

“快下来，我想到一条财路！”

韦天听了，从门边拿起一把破雨伞，就往楼下跑。

跑到街上，韦天撑开雨伞，光仔扔掉手中的报纸，跳过面前的水洼，站到他的身边来。“你刚才说想到什么财路？”韦天急不及待地问。

光仔没有答他，却仰着头，眼睛骨碌碌地在打量着韦天撑在头顶的雨伞。

“你看什么？”韦天纳罕地问。

“你瞧——”光仔指着伞顶一个小破洞说，“这是一把破伞，是吗？”韦天一时间不明白他问这句话的含意。“迟早你要把它扔掉，是吗？”“不，不！”韦天连忙说，“阿嬷说过有空会用黑布把它缝补的！”

“这样的破伞扔在垃圾岗也没人拾取！”光仔不屑地说。

“谁说？”韦天笑着道，“阿嬷就是从垃圾堆把它拾回来的！”

两人从光明街往龙津路走去。天上和屋檐上的雨水从雨伞的破洞溅落他们的头顶。

几个从外面跑进光明街来吸白粉、鸦片烟的道友，匆匆地从他们身边擦过。一个道友踏着水洼溅湿了光仔的裤管。

“死道友！赶着去投胎呀！”光仔转过头，啐了一口咒骂道。

韦天恐怕道友停下步转身来打他们，连忙拖着光仔拐进龙津路。

“你想到的是什么财路？”韦天追问。

“听说‘仔记’和‘钊记’两个狗肉档生意好。狗只供应不足——”光仔伸手搭着韦天的肩膀说。

“我们去捉狗卖给他们！”韦天睁大眼睛打岔问。

“对！”光仔停下步来眉飞色舞地说，“我已经问过‘钊记’和‘钊记’的老板，他们说小狗每只三元，大狗每只五元，唐狗番狗都照杀！”

“我们到哪里去捉狗？”韦天搔搔脑袋问。

“黄大仙庙附近野狗多得很！”

“我们如何捉狗？有些大狗是很凶的！”韦天想起有一次和光仔攀狮子山捉“金丝猫”，被一只野犬追噬。此刻想起来，脸上不禁泛起犹有余悸的神色。

“我想了一个方法捉狗！”光仔说着仰起头，目光又投向韦天手中的破雨伞上。

“什么方法？”韦天好奇地问。

“方法是首先把你这把雨伞拆掉！”

“不行！”韦天连忙退后一步，深恐光仔伸过手来夺雨伞。

雨水洒在光仔的身上。光仔用手遮着脑袋闪身站到一户人家的屋檐下。

“究竟是什么方法要拆我的雨伞？”韦天恐怕光仔生气，一边问着一边重新把雨伞伸到光仔的头顶。

“我的方法就是——”光仔伸手指了指雨伞上的幼钢枝说，“把你这些伞骨拆出来，把它们磨尖做箭，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用箭射死野狗？”韦天睁大眼睛问。

光仔点点头。跟着他耸了耸肩膀，咂咂嘴说：“可是你舍不得拆你的破伞，没办法！”

韦天无奈地呶了呶嘴没有吭声。半晌，他猛然想起来说：“有